



丁布的心愿：让读书的人更爱书，不爱书的人也能爱上读书。

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

从不碰书到成为“书虫”，从建“部落”到做“阅读专业化” 他“读”书，为让更多人爱读书



从不太读书到成为“书虫”，上海白领丁布转变的初衷在于一份调查报告：中国人年均读书数量只有个位数。从那时起，他决定通过各种方式，让这一指数变成两位数。

在生活节奏如此之快的大都市，书只能看吗？为何不能说、不能画、不能读呢？这样是否能吸引更多的人“看”更多的书呢？相约在上海图书馆附近的季风书店里，这位充满书卷气的年轻人在青年报记者面前翻开笔记本，边接受采访边写写画画。

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

“不知道你有过这种状态吗？当时只要喇叭里说‘人民广场站到了’，我马上会把书合起来，飞一般地冲出地铁门，感觉就像哈利·波特穿越时空。”

“你很难想象，以前的我是非常内向，参加大型活动时，我永远是在边上的局外人。”1979年出生的丁布（真名丁智刚）在大学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理工男，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也是设计工程师。

2005年培训回国后，丁布去了一家美资公司，当时他需要做的工作是协调不同部门的工作。这个不爱社交的年轻人将自己的沟通能力磨炼到极致。2007年，他又被公司高层委以重任，负责企业内部的改革。

丁布清楚地记得，他蜕变成“书虫”的时间始于2007年7月，那时几乎每周末他都会泡在书城，精心挑选各种专业书。“我很享受挑书的过程。”

但看专业书籍就好比是“只吃米饭不吃菜”。渐渐地，他又开始利用上下班坐地铁的时间杂书。“不知道你有过这种状态吗？每天，我一进地铁，只要打开书就会沉浸在书的世界里。当时，我上班的公司毗邻人民广场，只要喇叭里说‘人民广场站到了’，我马上会把书合起来，飞一般地冲出地铁门，感觉就像哈利·波特穿越时空。”

以前，他不爱看小说。一次逛书店时，他随手抓起一本9元钱的名为《月色繁星》的欧洲短篇爱情小说。这让这位以前只看好莱坞大片的外企白领眼前一亮。“这部小说让我觉得这些小人物是那么的活生生，可以说

是我的小说启蒙书。”

丁布的人生似乎因此而发生了质的变化，他开始打破原有的习惯，并且觉察到自己的变化。“2007年前我不爱看书，因为学习的需要，被迫成为书虫；我以前也从来不看小说，但之后我却爱上了它。”

2011年，他无意中看到《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》中说，中国的人均阅读量只有个位数。2011年也是微博非常红火的一年，他经常在微博上转发一些心灵鸡汤，就像小孩有了糖果喜欢分享一样。他开始觉得想要做点什么，比如把人均阅读量从个位数提升到两位数。

2012年，他加入了某MBA商学院的读书会。当时同学们推荐了村上春树的名作《挪威的森林》。在一次活动中，大家对书的理解各不相同，现场20多个人竟然谁也没有说服谁，还有很多人因为听了别人的分享居然很想把这本书重读一遍。“当时我震惊了，我最擅长的是通过开会来推动群体讨论，然后大家得出一个一致的结论，这是我的看家本领。但当时的情况是大家谁都说服不了谁，我意识到了差异化共存的特点。”丁布回想起，自己在读MBA考研培训班时，就有同学提出，他有点非黑即白，一开始丁布没有意识到这点，但这次读书会的经历，让他明白以前的自己有点“一根筋”。

“20年前，中国鲜有人跑步，后来有了马拉松项目，再后来大家喜欢上了夜跑，然后有了跑步APP……我在想，阅读是不是也可以这样？”

目前，上海有1000多家读书

会，但大部分是彼此不相往来，丁布因此想到了群体阅读的概念。“我们一般只吃自己喜欢的菜，只看自己喜欢的书。但在群体阅读的情况下，听过你的介绍后，我可能对你读过的书感兴趣，这是个体阅读所没有的体验。”

2012年，丁布成立了“书虫部落”。“《部落》是一本书的名字。部落就好比是一群吃货在一起，只不过我们是一群有思维吃货，我们乐于分享，爱上读书的感觉。那么为何我们不叫读书会或者俱乐部呢？在我看来，俱乐部是相对封闭的。社会上的读书会都是聚集了一群爱书的人，但是我想做的是让读书的人更爱书，不爱书的人也能爱上读书。”

说到这时，丁布开始在纸上写写画画起来。“读书难道只有看书吗？我们对小孩子的教育是培养他们的听说读写能力，成人为什么不可呢？阅读习惯其实可以是立体的，读书也可以分成个人、企业及社会的阅读。”

“20年前，中国鲜有人跑步，后来有了马拉松项目，再后来大家喜欢上了夜跑。然后，随着基本生活得到满足，健康的需求再次爆发，市场上有了跑步APP，白领们凑热闹分享跑步里程，开展跑步社交。我在想，阅读是不是也可以这样？”

书能不能说出来呢？丁布尝试着成立说书组。说书人在正式上台前一般会有四轮试讲。志愿者从表达能力、演讲结构、整体效果等为说书人出主意。一次，一位“说书人”分享了自己的心愿：他从青岛到上海工作时，选择住在世纪大道上的闹市区，上班的地点在漕河泾。他诧异于为何每天进地铁看到的都是死气沉沉的脸。除了早上很多人没睡醒的因素外，很多人好像并不快乐。因此，他很想

自己的业余时间“说”故事，让上班族发自内心的笑一笑成了他最大的目标。

“古代人诗词歌赋样样精通，我们现代人却将这些才艺割裂开来。跑步、烹饪等都有技术标准，每年还会有各种峰会……未来，我们就想做阅读专业化技术。”

2014年9月，丁布举办了第一场“书声”活动。组织几百个人的大型活动不是他的专长。活动举行前夕，他和志愿者们在微信群里讨论到了凌晨5点多。大家觉得在说书的间隙时间，可以开展互动活动，譬如分发卡片，上面写着每个人推荐的一本好书。卡片上只有一面有内容未免太单调，于是，几个姑娘又自告奋勇熬了几夜，把卡片上的内容画出来。

“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，内疚之余，我不禁在思索是什么力量，让她们可以连续画两个通宵。”这件事之后，丁布开设了画书组，并举办了画书版书声。“记得扬州有个小学三年级的女孩，去年登台分享。这位女孩可以把一本历史书从头画到尾。女孩说，如果硬着头皮看书看不下去，但尝试画出来的时候，不但有趣，里面的东西也记住了。”

2015年4月12日，丁布还找了上海八家读书会的创始人各说一本书。让画书组的人兵分两路画了两套明信片。结果两组明信片画出的意境各不相同。大家也看到了画书的魅力所在。

“举办‘书声’让我得到了很多意外之喜。有一次活动中，一名华师大学生把妈妈也带来了。这让我觉得很惊奇。现在很少有活动是能和父母一起参

加的。后面几场活动，陆续发现有人把长辈带来。”丁布告诉记者，在“书声”现场，他还发现有一位公益组织的负责人邀请了十几个盲人过来。听众们纷纷担当志愿者。“一名姑娘在前面走，盲人抓着她的手臂。”

再后来，为了丰富活动内容，几位志愿者想到在6位说书人中间穿插一段朗读。“记得那次在新世界排练，商场关门了，我们被赶出来，这群负责朗读的志愿者在附近发现一个露天乐队。她们灵机一动，借用露天乐队的话筒朗读。第二天的书声活动现场，效果出奇的好，所有人都听得有点醉了。”

“古代人诗词歌赋样样精通，我们现代人却将这些才艺割裂开来。”丁布拿阅读和跑步、烹饪等做比较，跑步、烹饪等都有技术标准，每年还会有各种峰会，但是从未听说阅读也有技术峰会。

去年，丁布打造了一个6X1000计划，即6个小组（每周一书组、每周一文组、画书组、说书组、英文组、朗读组）每个组一年内各影响1000人。今年这一计划的人数翻了10倍，变成了10000人，明年又将扩大至10万人。前不久，“部落”的项目还进入了公益孵化器。“未来，我们就想做阅读专业化技术。”丁布说。

征集小人物

如果你的身边有绝不渺小的小人物，如果你有不凡的凡人故事想与大家分享，请与本版联系：qnbxiaoren-wu@sohu.com